

NOV 5 1928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策進

第三卷

第五

十六

期

期

民國十七年

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社評

北京圖書館藏

大可注意的將行開始交涉之中日懸案..... 勞心

中意中法留案之解決問題..... 蘭畦

提倡經濟學社學會的組織..... 韻清

本省的祭期問題..... 槐民

嚴行取締私禁..... 斐莪

論著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 養秋

儒家學術評價..... 鍾著

英帝國主義者的三個鐵環..... 毛宅

英法海軍協定以後..... 方度

藝壇

關於意識的藝術..... 古因

週光(小說)..... 廣天

這環境我願永遠沉眠(詩)..... 希文

編者的報告..... 韻

每星期一出版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社評

大可注意的將行開始交涉之中日懸案

碧心

多年糾紛忍辱含垢擱置未決的中日懸案，隨着中美中英中法甯案的解決，而將開始交涉了。我們鑒於過去政府外交的失敗和錯誤。（如五三慘案發生，外長黃郛竟被日人強迫簽字證明爲國軍啓覺，國府禁止民衆反日，而電請國際聯盟援助，中美中英中法軍事案解決，我國僅獲得口惠而實不至違背總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的所謂條約？）空文，反承認德兇賠償道歉等條件。）國際地位的日漸低落，（國際聯盟行政院中國落選，日軍佔據膠濟，至今未曾撤退。）對於此次中日懸案交涉的前途，實令我們抱有無限的隱憂。翻閱近日新聞紙上關於日本對華交涉方針和態度的記載，益證我們憂慮的不虛，中日懸案交涉的結果，已可概見，不過徒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更順利的機會。

現在我們且摘錄幾段新聞記載，以作觀察此次中日交涉的資料，並爲我們確定反日運動步驟的參考。

（電通十一日東京電）國府及五院組織，既已就緒，停頓至今之日本對華交涉方針，遂大進展，十二日日本開議決定之後，即發重要訓令，此後視中國方面誠意如何，再行決定。開將以南京事件與不平等條約問題完全分開，以協定之形式簽字。濟案交涉地點，亦不固執青島與濟南而在上海或南京亦可。差等稅率之施行問題，亦主與條約改正完全分離，如係前年關係關稅會議列國所承認之差等稅率，日本亦不反對，如履行附帶條約廢棄之公文，雖不公然取消，苟撤廢臨時辦法，於舊條約有效之諒解之下，而入於新條約之交涉，日本將欣然承諾。而關於滿蒙問題之交涉機運，亦已發動，傳已得國民政府之諒解云。

世界新聞社云：據東報載田中首相因請政支會長老誠解政府之對華政策，於四日午後，在高橋是清宅約集高橋，犬養岡崎元四氏，由田中就關於對華外交之經過，詳細報告出兵山東以來之諸問題如下，一，妥協問題

關於國奉妥協問題，日政府擬定，在滿蒙之權益如能確保即可保留干涉內政之態度，期萬無遺算，請求對策。

一，滿蒙交涉其中關於鐵路問題，由滿鐵方面密與奉垣交涉政府未直接干涉，關於其他問題，現亦與中國開始交涉。

一，條約問題近無發展，而國府五院制度確立，基礎已鞏固，條約問題當有十分恢復願望之望。

一，抵制日貨長江沿岸至馬來半島一帶抵制日貨，已加十分警戒，政府決不憂慮。

一，各國關於對華問題，各國關係似缺圓滿，政府留意於此，已令內田康吉伯於簽訂非戰條約後近與英法兩國

兩國政府陳述預本之真意，請其諒解，各國關係頗見順利。

電通十二日東京電 民政黨指摘田中內閣。對華外交之失敗。評擊之不遺餘方。謂田中外交。行將瀕於破綻。滿蒙交涉。徒有其聲。向無進展。遲滯之極。繼以遲滯。即其他各交涉事實上。亦全無端緒云。

東方十二日東京電 民政黨在昨日之政務調查會上關於對華問題交換意見。結果成以差等稅率之交涉。須以不忘整理日本之對華不確實債權三億元之事為附帶條件。若置此項債權於度外。而承認差等稅率。則日本之債權。永失整理之機會。而蒙莫大之損失。故深信此項交涉。必不若所傳之簡單也。濟案宣案及中日條約問題。尙未見交涉之端緒。現聞政府一變其態度。擬由張蔡及矢田總領事。開始交涉。若係事實。則甚為國家慶賀云。

同時我們再看日本在準備開始交涉期中，所表現的侵略事實，兩相印證，足使我們對於中日懸案事件交涉得一正確的概念。

據東報載：日政府現已確實決定對滿洲及朝鮮之鐵路政策，將集中其活動於兩線（鐵路兩港主義）。滿鐵副社長松岡與政府當局商洽此新政策現已完全諒解，不日回任，與社長山本及駐奉林總領事接洽後，即與中國當

局開始交涉，以前日本專致力於滿鐵及大連港，在依新政策，將收買天（天寶天）圖（圖們江）鐵路以計控制吉（吉林）會（會甯）鐵路此路從吉林起，至朝鮮之會甯止，會甯與清津港（朝鮮）銜接。可由此出海。先是一九一九年，日人井田安太郎始築圖們鐵路，長二十五英里半，從鞠邊之會甯起，至三姓峯（譯音）止，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間又從三姓峯接展至天寶山。井田，又另築一支線，銜接朝元泉（譯音）與竹子街（譯音）長六十九英里。此線係與吉林當局合辦，當時井田曾向大藏省及東方拓殖會社借款九百萬元，現滿鐵擬以一千萬元收買該路，借款即由滿鐵承受。至於吉會路出海之口，有雄基羅津三港。可擇其一，海港協會及陸海軍當局均主取羅津港。但擴充費需日金一千萬，朝鮑總督則主取興津港，其擴充費祇需六百萬，將來擬再改良，以與海參威港競爭；現本與政府當局計議中又日政府原擬將吉通（吉林至通化）鐵路及吉長（吉林長春）鐵路歸中日合辦，現因華方主唱收回權利，故日政府已不堅持，但須保護投資者之權，將請奉天當局使吉長路所收運費勿高於滿鐵所收云。

世界新聞社據日人方面消息：年來中日鑛業領袖因維持東方煤炭市價，協定各市場區域，增進共同利益，秘密組織開平會議，本年度定於十月十日在日本門司開會，已成有密約。參加該會議者：華方為開平煤礦公司代表，日方有三井，三菱，古河，貝島，滿鐵，及各大煤礦公司之代表，目下各項煤炭存貨增加。市況不振。茲紀各項煤炭存貨項如下：（單位千噸）。

上海	二,五〇〇
撫順	五〇〇
開平	六〇〇
山東	五〇〇
日本	二〇〇

合計 四、三〇〇

北平十四日訊：北平日使館編費貴參贊談話：日本願交出山東省政權，須保留，請開始交涉。東路權拒絕。

又訊：張學良召集奉吉黑三省外交路部長官會議，因日本要求路權甚強硬，奉擬應允因無關軍事，邊防各路借款興築，至延長吉敦至會甯決拒絕并聞有中日前後各路約一律取消另訂大綱說。

上海十三日訊：英法日三使會議擬聯合抗議新定鹽稅償還法。某使謂各地軍人仍有不遵中央令者，果然遵辦，亦尚可貴。日使決令駐京領事抗議，英法則須看償還是否履行再定方針。

我們在這裏可以認清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野心：和對於中日懸案交涉之無誠意，及其包含的陰謀，我們更可由此推測中日懸案交涉的結果，也定不出下列二點：（一）日本在華特殊權利，（即不平等條約）將進一步取得更有效的保障，而成爲中國法律上的義務。（二）日本利用中國政局安定，提倡建設的時機，儘量投貨投資，壟斷市場，操縱金融，改變從前武力政策轉爲經濟侵略（如宣傳一時的中日互惠協定）。使中國人民淪入更窮苦的境地。本來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是以經濟爲重心，武力政策不過保障或達到經濟侵略的一種手段，此次日本之所以亟圖開始交涉中日懸案的動機，是因英美備案解決，我國將向其舉行大宗借款，見胡孫兩委員在滬與記者談話日本勢必落後，在華勢力，亦將隨之蒙莫大影響，同時國內代表商業資本家利益的民政黨，因五三慘案發生，我國實行排貨，亦肆行抨擊政府對華外交政策的失當，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保護在華特殊權利，和實現進一步的侵略計劃，與和緩國內政潮起見，都不能不於此時速謀中日懸案交涉的開始，這就是日本交涉中日懸案的畏因，不然，日本現在仍舊是資本主義的統治，仍舊是迷信武力政策的田中內閣，斷不願放棄經營數十年在華的優越權利；斷不願支出五千三百餘萬元對華事件的軍事費用而毫無所獲，在目前我國外交的情勢，中日懸案交涉，決無勝利的希望，僅僅給與日

本將來侵略中國的口實。

親愛的同胞們！在這時機危迫之時，我們如果不欲長遠呻吟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銜蹄踐踏之下，惟有一致團結起來，秉承總理遺教，無條件的宣告廢除不平等條約，才是中華民族今後唯一的生路。

中意中法甯案之解決問題

關 睦

鬧了半年的甯案，大家都知道是去年革命軍攻克南京的時候，炮子不曾生着眼睛，打傷了幾個翹眼黃髮的洋鬼子以後，他們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兵艦遂使大炮轟擊南京城所造成的。這次慘案比五卅還要嚴重，當時各地民衆，非常憤慨！這今年初提出交涉時，南京以及各地的民衆都有很嚴重的表示。

然而甯案中中英的交涉，解決了，中美的也解決了，現在又解決了中意的問題，中法的亦在準備着簽字了。

然而從每次的通函照會上，總看得到些：「道歉」，「賠償損失」，「負責保管以後不發生同樣事件」等等字句，不特如此，甚至還自認一個大錯來抹殺事實，無以名之，名之曰「共產黨暴動」。這就是說：本來中國沒有罪，我們的王外交部長只好認個共黨暴動的罪名來掩飾外交上的失敗。

我們的王外交部長這樣讓步的苦衷，原因是英，美，日，法，意，各位帝國主義者都一致地說：只要先解決了甯案，便好修改不平等條約。換言之就是第一步解決甯案第二步修改不平等條約。所以王外交部長爲了要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苦衷，便不能不自認罪過，自請處分，以求甯案之解決，以求修改不平等條約之實現。

甯案已經解決了，甯案這幕滑稽劇快閉幕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步計劃，已經成功了。接連着的第二步計劃，修改不平等條約，恐怕馬上又要實現出來。甯案的解決，我們已不能不爲王外交部長痛惜其策略之錯誤，至於條約問題，更是老百姓的生死關頭。

因爲：不平等條約是中國人的賣身文契，所以本黨政綱對外政策第一條便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總理賜給我

們的遺訓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總理的教訓，本黨的政綱，明明說是「廢約」。並沒有說是「修約」。因為「廢約」與「修約」實是革命政府與北方軍閥政府立場的分歧點，「廢約」是站在不承認不平等條約的立場上，與帝國主義重訂平等條約，「修約」是站在遵守不平等條約上開門揖盜，所以民國十三年，段祺瑞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時會惹起全國的公憤，為這個問題，總理在北京曾大罵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

我們此時雖無力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總不能遵守不平等條約。外交當然要用策略，但如果策略違反了原則，就會變成了反革命。

我們老百姓的痛苦，是何人賜給我們的？我們老百姓的血汗是被何人吮吸盡了？大家已很深刻地認識清楚了：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以總理的主張，民衆的要求，本黨的方略，沒不是以打倒帝國主義為目標。換言之，帝國主義不倒，就是總理的主張沒有實現，民衆的要求沒有達到，本黨的方略沒有實施，也就是革命沒有成功。所以我們黨政府的外交原則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而不是妥協帝國主義，更不是投降帝國主義。反之就是背叛了總理的教訓。背叛了民衆，背叛了革命的本黨背叛了革命的黨政府。

提倡經濟學社學會的組織

韻清

在文化落後民智淺薄的江西，在訓政開始百端待理的江西，提倡關於研究經濟之學社學會的組織，是非常之必要的。

最近教育廳已訓令省會中等以上各學校，開始從事於此項——組織經濟學社學會——計劃之實施了，其文曰：

「……查經濟學社學會，為研究學理之機關，提倡組織，為當務之急。各校教職員中，不乏經濟專門人才，儘可在省會，自由集合，組織前項學社學會，共同討論，以備採擇，並將組織簡章及辦法，呈請備案……」

這裏，記者以為，政府當局與社會人士應該共同致力於這有代價的工作，應該共同認識此工作之意義：經濟學

社會組織的中心意義，固然是以之一從經濟原理上探討根本辦法……補政府之不及，且其研究之結果，於財政設施上足資匡濟」（見國府財政部原函內）但是，其作用，尤不在此也：凡是進步的革命青年和學者，都應該認識經濟是一切社會組織的基礎，經濟學也就是一切學術的中心，在現中國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偉大進展的路程上，我們要是不能從經濟的關係上去體驗中國社會的本質，從經濟的觀點上，去把握中國革命的特性，從經濟的要求上去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則這革命將永遠是：錯誤的，滑稽的，投機的，失敗的！

沒有客觀的充分的經濟背景，決沒有所謂中國革命，沒有主觀的新式的經濟行爲，決沒有所謂中國革命運動，這是我們可以毫無疑義而肯定的。數十年中國革命不能成功之最大原因，就是許多從事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所謂革命者，不懂得中國革命運動的總任務，是要基於經濟趨向而破壞社會組織，同時基於經濟趨向而建設社會組織；不懂得中國國民黨是在經濟破壞與經濟建設的兩大任務上面，產生出來的。

這樣，所以使中國革命發生錯誤以至流產了！目前，雖是全國號稱統一訓政開始之時，然而我們早看到不幸的奇難事實，又在排山倒海而來——：

在黨治之下，什麼黨呵，派呵，系呵……等等分化，鬥爭的暗潮都在劇烈地澎湃着！什麼社呵，團呵……等等小組織都是竊盜如毛的產生着！這時候，似乎每個人的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有些摸捉不定的怪像，有些看不見的鬼影，一切的一切，有點滑稽，令人怕，令人疑！

其實，並不奇怪，一切的一切，祇不過是社會經濟的一個反映，祇不過是革命高潮裏的幾個迴波，我們如果能夠從經濟上去把握一下，是很容易認識清楚的，是很容易找到正確的立場與道路的。

矛盾而複雜的中國社會，（內部包含着，封建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商業工業經濟，）困難而特殊的中國環境，（外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共同的，爭逐的經濟侵略，所謂的次殖民地），究竟需要怎樣的革命？究竟誰是中國的

革命階級？以及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努力？……一切問題，都須得從經濟上去考慮，去確定，去解決。

蓋必如是，才能正確我們的認識，堅決我們的信仰，才能得以很有出路的立足於現社會——「擁護適經濟要求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打倒反經濟要求的全民革命的國家主義派，剷除超經濟要求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以及……」

唯其如此，所以我們深深地希望：

(一)學校裏的經濟專門人才，社會上的學者智士，大家興奮起來，積極組織經濟學社或學會，并歡迎一般進步的青年到經濟學社裏去！

(二)政府應該協同主管機關積極提倡，并隨時儘力贊助。

本省的禁煙問題

槐民

江西素非產煙之區，而比年以來，煙苗之廣佈，煙土之輸入，吸戶之衆多，初爲吾人所未料及，據確實調查，各縣產煙量，及各地入口數，列下之二表。

1 各產煙區及其數量

永新	八百石
蓮花	六百石
零都	五百石
樂平	五百石
贛南各縣	五百石

2 各地入口煙土數量

九江	四千石
萍鄉	千餘石
株潭	千餘石
城隍界	二千石
大庾	千餘石

觀右表，每年出產及輸入數，約計一萬二千石，每擔估價四五百元，則其總值已在五千萬元以上，至吸藥之確數，雖未有若何之統計，而以煙土之數量約略比計之，當可揣其普遍之情形，即就羣衆中稍一留意，則煙館之林立，與夫鳩形鵠面者，無時無地，不呈現於吾人之眼簾，由此可知江西民衆之隱患，不在兵，不在匪，而在此無形之殺人毒劑，禁煙問題，在今日固應急於解決之要政也。

在過去二年中，軍事未定，餉精浩繁，司農仰屋，而飲鴆止渴，固不獲已，乃採寓禁於征之策，而裨政既舉，奸商惡吏，相互勾結，層層剝削，大都中飽，互相漁利，政府所得彌補於餉精者，固不啻滄海之一粟耳，且北伐重要，羣注目於軍事，後方要政難免忽略，被匪之區，爲其強收地畝捐，勒逼播種，無匪之地，亦爲汚吏惡紳所包庇，私擅偷植，每年，出產數量，竟至二千餘石之多，禍國病民，莫此爲甚，倘浸久不除，吾恐章貢間將無一片淨土也。

夷攷政府禁煙方策，分期盡絕，具有決心，且編編完成，軍精減少，取消煙征，自易辦到，惟禁煙問題，固非政府單獨力量所能告成，煙患之所在，無地無之，無家無之，禁絕之任，無人能免却其責矣，欲求其根本禁絕之法，必須民衆團體，與政府同力合作，於煙土入口之地，組織檢查委員會，公開檢查，以免私收徇情之弊，於產煙之區，由民衆團體公舉代表會同政府派員詳細踏勘，以杜包庇隱匿之漸，然此皆治標之法，根本問題，則在禁吸，此種力量，則賴於民衆之互相監督，蓋政府雖厲行禁止，然有隱匿，非政府所能覺查者，唯民衆團體得以舉發之，遂

期不戒者，得以糾正之，政府立法以行，民衆繩法自守，禁煙要政。不難如期告成，且在禁烟期內，政府當聯合民衆團體，實行禁煙運動，宣傳其害，使之警覺，嚴其限期，以堅其意，更由政府特製藥餌，使其絕癮，而健其身，吾敢信在最短期間，必能廓清此患，而振興民於健康之境也。

嚴行取締私塾

夢·我·

「蕩滌舊污，進行新治，」在革命運動進展的今日，爲刺不容緩的工作。目前新治進行到怎樣程度，我們且不必苛求，舊污之不能澈底蕩滌，則爲顯然的事實，其結果將如總理所說：「粉飾蕩污，以爲新治」了。

的確，舊污之尤者，莫如私塾——私塾是封建社會的遺毒，兒童智力的囹圄。我們只看，在中國，由窮鄉僻壤以至通都大邑，數量上，私塾實較所謂「洋學堂」多的多。許多兒童，都被關鎖在這個囹圄裏——兒童的「牧者」——所謂「先師」，暴君般的拿「詩云子曰」，「洒掃應對」把兒童天真爛漫的情緒，製成化石，拿蓬門陋巷，「戒尺板子」，把兒童發育活潑的身體，變爲僵屍，這是多麼殘酷的一個舊污，但這殘酷的舊污仍存留今日黨治下的處處！

我們要普及教育，應該取締阻碍教育進程的私塾，我們要進行革命，更應該取締危害黨前途的私塾。

在訓政時期的江西，私塾仍未能澈底取締，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朱主席凱旋歸來，深知私塾之爲害，曾面諭新廳，嚴行取締。我們希望本省教育當局，不要以爲這是一樁細事，應該積極實行，嚴予蕩滌不只是取締城廂內外的私塾，應該顧及到全省總取締然後以民衆補習教育，補助學校所不及的地方，使全省天真活潑的兒童，都能脫離囹圄，獲得新的教養，這豈獨江西兒童之幸？





著 論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

養 秋

在一年半以前的中國共產黨，還很明顯地打着革命的招牌，做着革命的工作，並儼然像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但是還不到半年以後，便居然帶領着流氓地痞，勾結着土匪叛兵到處殺人放火了。在這過去的一年中，共產黨在中國各地所做的殺人放火的大小暴動，實在不可計數了！可以說：這一年來，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完全是破壞中國革命的工作。中國底革命，也因着他們——共產黨——的破壞遭受重大的打擊而致停頓了。一個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中心的革命黨，竟然走到擾亂社會破壞革命的地步（從表面看起來似乎覺得很怪，只要我們詳細觀察，不但是不足怪，而且是必然的。

一個革命黨，牠底第一步緊要的工作，當然是奪取政權；因為有了政權，總能夠實現他革命的最大目的。所以每個革命黨，都要奪取政權。不過奪取政權的方法——手段和政策則各有其特點；因為每個革命黨都有特殊的中心理論——主義，及其為主義所限定的基礎和對象，一切革

命的政策和手段都是依照着階級基礎和革命對象決定的。共產黨的中心理論是共產主義，由共產主義所限定的基礎是無產階級，所認為革命的對象的是資產階級。所以共產黨最具體的緊要的工作，必然是勞資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一個社會裏無論他有沒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只要有了共產黨的存在，必然的要行其勞資階級鬥爭。即令找不到基礎和對象時，就是「借用基礎」——「假設對象」亦所不顧。

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既沒有廣大的無產階級，（產業工人）又沒有強固資產階級。但是，中國已經有了共產黨，共產黨要在中國進行其共產主義的革命，必然的要在中國社會裏面找也底階級基礎和革命對象以實行其勞資階級鬥爭。他們找不到廣大的無產階級做他底基礎，就不得不利用無產者的流氓地痞土匪叛兵來做他底革命的工具；找不到強固的資產階級做革命的對象，就不得不拿城市和鄉村平民底小有產者做他攻擊的目標；把脫離了生產關

係對社會只有破壞力沒有責任心的無產者——流氓地痞土匪叛兵團結一起，必然的要糊亂殺人放火——擾亂社會破壞革命。一個號稱為革命的黨，到了擾亂社會破壞革命時，必然歸於失敗。所以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是必然的。中國共產黨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從前有些人說：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是拋棄了「唯物史觀」。的確，在一年半以前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守着「唯物史觀」的；黨裡的份子，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是信仰「唯物史觀」的；所以那時的一切政策和行動，大部分還是推進中國革命，至低限度也是沒有違反中國的革命。但是，「唯物史觀」已經告訴我們：現在的中國是只能行三民主義革命絕對不能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假使中國共產黨還是死守着唯物史觀，結果只有拋棄共產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實現以後，共產主義沒有用處）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是不容拋棄共產主義的，因為共產黨，就是共產主義的黨，若使離開了共產主義，便根本不成爲共產黨了。故當國共分裂後，共產黨採取「暴動政策」（拋棄唯物史觀）時，其大多數信仰「唯物史觀」的黨員均取反對態度，而卒

不能從積極方面阻止「暴動政策」的實行只能做到消極的「退出」者實爲其「黨的立場」所限制。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因黨的立場和革命的立場不能一致，不能不拋棄革命的立場而保守黨的立場。質言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拋棄唯物史觀，實在是爲要保存其共產主義。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分裂以後，必然的要拋棄「唯物史觀」。而其革命的政治生命，也必然的隨着離開革命立場——拋棄唯物史觀而斷送了。

本來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是有系屬關係的（共產主義是唯物史觀的產物）；但唯物史觀，決不就是共產主義。有些人聽到「唯物史觀」，恍惚就是聽到「殺人放火」似的，這實是重大的錯誤！唯物史觀，是用科學方法觀察歷史社會狀態的一個最正確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應用這公式所得的答案。把這公式——唯物史觀——應用到中國社會裏面，所得的答案一定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三民主義；因爲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同時又是半封建社會，單獨尋求「經濟平等」的共產主義，絕對解決不了中國底問題；必定還要「國際平等」的民族主義

，「政治平等」的民權主義。至於中國社會裏面「經濟不平等」的由來，不止是由於分配不均，而一方面還是由於生產不足；故僅止是注重分配的共產主義，實解決不了經濟問題，還是需要注重生產的民生主義。所以唯物觀史和共產主義，在中國社會上成了不能並存的東西。要完成中國

儒家學術之評價

這篇文字的動機

南京十月八日訊：內政部通令各省省政府：定孔子誕日為紀念日，舉行紀念時，述孔子言行。

又長沙十月七日訊：魯滌平定孔子誕日，親往學宮祀孔。

由此可見目前祀孔的舉行，已遍全中國士大夫社會，這裏，我們自有對於儒家學術，重新估價的必要。

為甚麼中國社會發生了儒家學術？

當我們考察某一種社會思想的時候，那個社會的經濟基礎，顯然是重要的。我們如果從這種思想的背後，抽出其經濟的背景，那是得不到解答的。

儒家學術，是一種社會思想，一種中國社會的強有力

革命，一定不能拋棄唯物史觀；有了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實行共產主義；以致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成了不能並立的形勢。我們為完成中國革命計，實在覺得中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

鐘鳴

的組織工具，中國社會為甚麼成就儒家學術這種思想這種社會的組織工具，這要看那發生和成就的時候的社會經濟的背景和要求怎樣。

為敘述的簡單和明瞭起見，此處須先提出一個概念來，就是那成就儒家學術的時代，正是中國的封建社會，開始完成的時代；而且儒家學術的集成，反轉來又促進中國封建社會的確立。

試從社會進化的歷史的中途，將封建社會的一段，截下來從經濟上去觀察，你一定會明白中國的封建社會，怎樣必然地會發生儒家學術，怎樣必要地需要儒家學術做牠的（指中國的封建社會）組織工具。反之，如果不從經濟的基礎上去觀察，如果我們抽去牠的（指儒家學術）經濟的真

實基礎。那我們只爲認爲是天上吊下來的東西，或者是孔子個人腦子裏所幻想出來的幢景。

從那以農業爲人類的主要生活手段的時候起舉實例說，大約便是從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時起，封建社會即開始形成。就在這時候，適成那農業生產的社會組織以及牠的（指社會組織中的）一般的指導和統制的機能，也就由特殊的人來行了。

這種特殊的人，其發生的經過，大體是如此的：

初期的生產技術很幼稚的農業，恆適用於小農經營，即由少數人所組成的家庭（模範的小農家庭，爲孟子所常說的八口之家），獨立地經營一塊小農場，因爲還在幼稚的生產技術的限制下，比較用多數人共同經營大農場，是更有利的。

這樣，便將以前多數人集合工作的族長種族共社（緊接封建社會以前的社會），分裂成爲無數的獨立小家庭。成爲鄰人關係的社會，一家的勞動，在其首腦——即一家主人的指導之下來行。於是那以前族長種族共社中的族長底組織工作的一部份（爲管理勞動和經理谷物等），顯然是

移到那小家庭中的主人的手裏去了。

可是各個小家庭雖已有顯著的獨立，但究竟還保持着許多經濟的及社會的相互關係。各家庭的活動及家庭鄰人間的紐帶底一般的統制，（即以前由族長施行的平時的組織機能），到底不能全部轉移於軍事組織者的封建領主手裏（即一般所稱的諸侯手裏），也不能轉移於那範圍過狹的某一個家庭主人手裡，於是，這就在諸侯和家庭主人之間的一般的統制（爲社會及農業經驗的指導舉行冠婚喪祭的儀式執行自由刑罰等），都需要另一種人——即儒家士大夫來行了。

這種儒家士大夫，即相當於歐洲之僧侶，是那從古相傳的所蓄積的社會經驗的保存者，所不同的只是歐洲的僧侶，宗教的形式表現得較濃厚，而中國的儒家士大夫，却不大假借於宗教（可是不能說儒家全沒有宗教性質），他們的主要任務，即經濟的組織作用，却是非常雷同的。

這一種經濟組織的工作，就是發生儒家。真實基礎，知道甚麼時候可以開始耕作，甚麼時候可以開始種植，這一些事情，對於一切農業者是極其重要的，收穫的大小，

完全懸於節季的適應如何。然要正確地適應一年的節季，必需要天文學的智識，只有儒家士大夫，才具有這種智識；因為他們繼有若干世紀蓄積起來的太陽，月亮星點底觀察法，能夠用以造出農業用的十分正確的歷本。

自然在中國，歷本發明的時期，遠遠在儒家學術成立前一千多年黃帝唐堯的時候，可是我們須弄清楚，儒家學術，不是在孔子手裏作出來的，而是由那封建社會的胚胎期，黃帝唐堯時起，逐步地由實際的經濟生活點滴地發明或實踐的。孔子只不過集其大成。論語上「述而不作」四字，最足以表示這點意義。

此外，一般所謂的「禮，樂，射，御，書，數」為中國儒家之六藝。這六藝，是中國儒家學術的最要部份，為甚麼儒家要知「禮」呢？因為祖先的崇拜，天命的信仰，在封建社會裏，盡了以和平方法維持封建秩序的任務，以隆重的典禮和祭如在的精神，可以使當時的勞動者和其他中下層社會，在冠婚喪祭等等儀式之中，確定他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觀念而不敢動。為甚麼儒家要知「樂」呢？因為「樂」是勞動後的一種調節，為甚麼要知道「射」「御」呢？

因為要鎮壓反叛，或者狩獵行樂。為甚麼知道「書」，因為「書」才是永久保存社會經濟的生產技術或組織的經驗的器具。最後為甚麼要知道「數」呢？那自然也是因為「數」是實際生活的應用和天文學歷本等的計算的法術了。

這一切，與經濟生活的關係，是不待多說的，而且這些學術的成功，也並不是孔子所獨創，例如「禮」是周公所定成，「樂」，「自變之」「昭」，「禹之」「大護」等，亦是發明很早的，或者有人反駁說將「六藝」全歸於儒，未免不當。當時百家，亦是一樣注重六藝的。可是我們又須知道，儒家學術的本身，只可以說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學術，並不是孔子個人的學術。孔子不過是儒家學術的代表，中國的封建社會的客觀性，必然要發生儒家學術的時候，即使沒有這個孔子，也還會有另外的孔子的。

現在再進而觀察儒家的哲學的經濟基礎，儒家哲學，是一種關切哲學，足與那封建時代的關切制度完全照合的。·（有些人稱為階級哲學，但是封建時代是以關切身分的區別為主，階級的意義不十分顯明的。）

封建社會就像梯子一樣，分成許多段，下面一段，從

屬於上面的一段。最上的是君主（封建領主的首腦），其次是諸侯（即中等封建領主），其次是公卿士大夫（即小封建領主）；這些都是封建社會中的統治者。最下是庶人奴婢皂隸伶仃庖析之類，這些都是被統治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完全是經濟的榨取與被榨取的關係。封建領主領有全部土地（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庶人以下都在封建領主的土地或家裏勞作，以徭役及租稅的形式，提供封建義務——即勞力的供獻。封建領主爲了維持這種公然露骨的榨取制度，除了掌握着政治組織——武裝法律等權力組織之外，從思想上學術上建立閱閣制度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以輔助封建社會的榨取組織的秩序的維繫，是必要的。

儒家哲學，恰巧適應這個要求，成爲有系統的閱閣制度的哲學理論，他們以爲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是有尊卑貴賤的，易經上說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剛坤柔，貴賤位矣」等等的話，便是從自然界建立閱閣哲學的宇宙觀。再根據這種宇宙觀，又演繹而爲「辨等差，明貴賤，別尊卑，順長幼」的閱閣哲學的人生觀。

閱閣哲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是整個儒家學術的出發

點。根據這個出發點，建立了他們對於禮樂文物制度道德藝術宗教等等的一貫的閱閣觀念。當他們評論「禮」的時候，「禮」是有閱閣等差的。天子有天子之禮，諸侯有諸侯之禮，士大夫有士大夫之禮，以及庶人皂隸的禮，都是各有等差，不可混同冒瀆的。他們評論「樂」的時候亦是一樣。論語上有一段很有趣的敘述。有一次魯國的季氏，舞了「八佾」之樂（這是天子之樂），我們的孔子，就像祖坟被他發掘了似的，說以大夫而舞天子之樂，「是可忍孰不可忍」？

將這一個閱閣哲學的觀點，應用到「行政」上，這是儒家「正名」的精義，有一次，子路問治孰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子路不懂得孔子所謂「正名」的意義，還要說孔子太迂。孔子教訓了他一頓，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總之，一切的施政治民，都必以「正名」爲前提，甚麼是「正名」呢？就是分別尊卑貴賤等差等閱閣的身分。孔子臨到老年，還要作一部春秋出來，我們知道，這部書就在全爲尊王攘夷——

即爲「正名」而作的。

儒家哲學中的道德觀，亦是一貫的閥閱的，而且與當時的經濟組織很有關係，這裏亦有略述之必要。前面曾經說過，封建社會是由無數獨立的小家庭而組織的，一家的勞動，都是在一家主人的指揮之下來行的。這個主人，即是父或祖父，爲使子女婦等都勤事生產，聽命指揮計，所以儒家極力提倡「孝」道。至於「悌」呢？這是恐怕父或祖死後，一家組織勞動之權，須由年長的兄弟來承繼。「忠」呢？那自然是臣僕閥對君主閥的一種絕對的義務。爲使下等閥閱不離叛上等閥閱計，所以上對下不得不「仁」或「慈」，爲使同閥閱的人相安無事不防害封建的社會秩序計，所以不得不提倡「義」，當然儒家還提倡了許多形式上的美德，可是無論如何儒家一切的道德觀念，完全是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的組織工具。此外還有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爲維護「無抵抗」與「和平」的論據，這「中庸」對君主基督所說的「打你右頰，你須更換上左頰」是一樣的幫助統治者著著奴性的宣傳口號。

儒家哲學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的成功，是普遍的深入的

這個原因，就在他的閥閱哲學及從此種哲學所枝生的學術，恰巧諸能適應封建社會閥閱制度的要求，諸能遂行封建統治者對於封建社會的組織作用。

一般的錯誤，都以爲中國先有儒家的閥閱哲學，而後才有閥閱制度，他們以爲中國先有男尊女卑的學說，而後才有男尊女卑的事實，先有高下尊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而後才有高下尊卑的制度。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封建社會，從黃帝堯舜時代即已發生，大禹治水，對於中國上古之農業灌溉，給予以整個的疏濬。中國的農業社會，此時已確立了發展的基礎。一切封建的制度，逐漸形成；而反映到人類的意識上，形成了封建的思想。儒家學術即將此種思想「集其大成」。「述而不作」。所以說，成就儒家學術的時代，正是中國的封建社會開始完成的時代，就是這道理。

每一個物物論者，對於評論某種現象的時候，並不必要有攻擊和憎惡之意識。儒家學術，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盡了很大的任務，他們担任教育，醫術——所謂儒醫，以及社會的指導。當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經濟紐帶——小農

經濟沒有改變的時候，儒家的封建學術，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而且在歷史上，由原始游獵或畜牧社會，進步到小農的封建社會，確是一種非常重大的進步。維持和發展這個進步，使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得以充分發展，不受中途的叛亂紛擾鬥爭的摧殘，儒家學術從思想上去維持這社會的和平發展，亦是必要的。可是到了小農經濟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再不能發展的地步，儒家學術在社會上所宣傳的深固的封建意識。隨時都在摧殘新的社會勢力，阻止社會的再向前進，只有在這時候，儒家學術，才變成了絕對罪惡的，維繫殘餘封建勢力的護符。只有在這時候，封建制度成了毫無意義的公然露骨的權取制度。封建領主為要維持他的特權，必要一種能使臣民屈服的力，這一種力，就是在民衆頭上有巨大勢力的勸誘，因此，從前漢武帝起，就確定儒術為國定學術。收買着儒家去勸誘人民對於地上的權力者，應該柔順和奴隸的服從。他們用這種方法，鞏固了封建世界的主權統治。

中國的封建制度，成熟到最高形式的發展階段是在前漢之末。那時土地被豪強侵佔兼併之風之盛，權取程度達

到極點。封建領主已經感覺到封建制度的危殆。所以漢武才定儒家學術為法定的國學。可是封建領主的這種企圖，終竟壓制不住因權取太甚所生的反抗，（董仲舒的主張限田制，便是一證。）因之西漢亡祚，王莽代興，想繼董仲舒限井均田的方法，來救濟封建制度太甚的權取，但因當時新的社會勢力還不充分，王莽的制度，只有在封建領主（即一般所謂豪強）來不及抵禦的時候，才能僥倖建立。而經濟的權力和政治的組織，還在封建領主手裏，因此，新莽的工作，沒有成功。

自此以後，儒家學術，維繫和補助封建的權取制度的存在，幾兩千年，直至今日。

那麼，我們要問，周秦諸子輩出為甚麼獨不適宜於封建制度的要求！

從經濟立場上，去觀察諸子的學術，這個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

老子的放任主義，完全是原始公社中的自由思想的產物，與封建社會的權取制度的嚴密組織，根本是相反的。封建時代的文物制度——即封建的文化，在老子看來，是

罪惡的，墮落的。他對於封建時代的偽聖賢，偽禮義，攻擊不遺餘力。完全是反封建的原始復古思想。因此，老子的學術，不能相容於封建時代。

楊朱呢，他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爲我主義」，「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的人。本來封建領主的信條，就是如此的。原始公社的消滅一進到封建社會，個人主義，即隨着發生，而且強烈地演進，封建領主對於土地佔有的無限制的慾望，即是這個個人主義的表現。但是楊子對於封建領主這種殘忍的私慾，不肯用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去掩飾，却將他赤裸裸地宣佈。這是子封建領主以最不利的。而且這種爲我主義如果爲一般羣衆所採納，則封建的榨取制度，立會動搖。因之，楊朱的學術，在封建社會裏，亦被落選。

其次便是墨翟的利他主義和平等思想。墨子是最反對封建社會裏的掠奪制度的。他反對掠奪的武器——戰爭（即非攻）；他反對個人享樂（即非樂）；他主張物質享受的平等。他說「昔大禹之治水也，腓無，脛無毛，禹親自操耒耨，跋三川，涉九河，曰，不能若是，非禹之徒也……

非墨之徒也」有一次他從魯國（？）使楚，赤着腳，捲着褲，步行十多天，不坐車子。他這種平等的經濟生活的主張，與封建領主的貴族生活，是反對的。而且在墨子看來，不能受苦，經濟生活的不能與一般人平等，便不是墨子的黨徒和朋友，而是他的敵人，所以魏國的諸侯，有一次以卑禮厚幣，並且封他一個采邑，要他去做宰相，他的弟子報告他。他說，「如果魏國能行我的道，那我會仍然過我的平等生活，去替魏國做事，用不着要一個采邑，如果不能行我的道，我難道還犧牲我的主張，去享受這種好的生活嗎？」他終於沒有去。這種平民的主張，當然不適合於封建領主的要求。所以儒家的孟子斥他是「無君」的邪說。墨子的學術，很有點代表城市工業制度的色彩。他們努力於研究自然科學——尤其是幾何物理。墨經及惠施的書上，關於物理幾何的記載是很多的。如果這種自然科學發達，那末，生產技術便將進步。對於封建制度，是根本不利的。因此，儒家稱他爲詭辯，拚命的反對。這與歐洲中世紀的教會，反對達爾文歌白尼等科學家的舉措是相彷彿的。

總結論是：儒家學術，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組織工具——封建領主，用以維繫封建的榨取制度的勸誘工具。儒家完成這種任務的方法是很巧妙的，他建立了一貫的閻閻哲學——即有尊卑貴賤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他將在西漢以後即將毀滅的封建制度，延長了二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紀。

自然他對於小農社會生產技術指導和教育醫術等等的盡力，為維持封建制度的秩序起見，在歷史上，亦盡了很大的努力。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

英帝國主義的三個鐵環

毛它

英國自十八九世紀以來，飛騰奔躍進為世界第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牠的領土編布世界五大洲，牠的國旗有黑夜的徽號，牠是世界帝國主義中的王，牠是世界弱小民族第一壓迫者，自鴉片與中國發生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錦繡山河被牠的大砲打得七零八落！中國的四萬萬人民被牠的綠氣砲打得焦頭爛額！他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第一敵人！他用一個小鐵環鎖住了中國人，又用一個中鐵環和一個大鐵環住住了世界的弱小民族！

我們試以英領香港為出發點，北行至上海，上海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再由上海沿揚子江而上至九江，九江有英國租界；又至漢口，漢口有英國租界；再至重慶也是英國

人的勢力；再西上至西藏簡直是英國人的保護國；由西藏的亞東南下至英領印度，又折而東行經英領緬甸借道與有關係的法屬安南，循環一週，仍舊到了他侵略中國的根據地的香港；這是不是英帝國主義用來枷鎖我們的一個鐵環？

香港是珠江的咽喉，由東西北三江所流出的國家血液，都匯集在香港由英國人狂飲；英國人所製造的種種毒藥，也由這咽喉灌入南中國人的體裏麻醉我們！自英人佔據了香港以後，總計他們所吸收我們的金錢，必難以數計！所以當華盛頓會議時，英國人口頭上曾應允交還威海衛，但是衛護香港的九龍，怎樣也不肯露點交還的風氣。我們

可以說，英國人若是沒有了香港，英國在中國的勢力全然銷滅，英國在東方的威嚴，大部會要動搖，我們且看國民政府在廣州時封鎖香港後，香港每月要損失四百萬元（？）英國人己是何等的慌張！

上海為揚子江的咽喉，瀕太平洋的大商埠，中國揚子流域的出產，都由此運出，外洋的貨物，都由此運銷內地，帝國主義變相的瓜分了上海，即瓜分了揚子流域及其他幾省一樣，而英國人在上海的勢力又是首屈一指的！

九江和漢口都是揚子江的要害地點，而尤以漢口居揚子江的中流，為京漢粵漢兩鐵道的終點，內地的貨物都匯集此地，再運上海，外洋貨物亦由上海運至此地再分散各處，英國人在漢口的勢力雖不處首領的地位，然而也決不落人後。

四川的產物實在為中國各省冠，而重慶為其運出運進的市場，這市場的外來勢力以英國人為最早，也就以他為最大。

西藏為中國的西南屏障，英國人自佔據印度以後，即節節進略西藏，現在中英的西藏交涉還是個懸案。

英國人自將這個鐵環鎖住了我們後，我們就做了他的犧牲品！然而富有抵抗性的中華民族，不是長此能受壓迫的，所以封鎖香港，英國人的鐵環早已被中國人的鋼鞭打了個缺口；革命軍到漢口和九江，收回這兩處的租界，這個牢固的鐵環更被打作三段；革命軍要到上海，英國人知道最後的大危急將至，於是手忙腳亂，調兵遣將說是要開十萬大兵來拖個命，不料十萬大兵開不來，革命軍早已到了上海唱起「打倒列強打倒列強……」的國民革命歌了！上海漢口已被截斷，重慶當然不成了問題，僅僅剩着個西藏問題；於是英國人牢鎖我們的鐵環已被我們打得個七零八段，但是揚子江流域是中國的寶庫，英國人豈甘心白白的斷送這筆鉅大的進款？英國人乃又異想天開，竟欲將廣九與粵漢兩鐵路接起軌來，以便由旱路仍向揚子江流域進略！如果這種計劃可以實現，那末英國比從前的水道更要近三分之二了幸而我們的革命的軍事領袖聲明了，「並無此事」！

以上所說的，還不過是英國人的一個最小的鐵環，且再看牠的中等鐵環吧！

我們打開阿非利加洲的地圖，可以看到這地圖邊緣的顏色，或是整塊兒或是零細兒都是與英國同一顏色，表示係英國人的勢力範圍。假如你不信，你可以自己坐個船，由直布羅陀西南繞行，你可以到英領的岡比亞；又東南行，可以到英領的黃金海岸；再東行不遠，就到了英領的尼日利亞；由尼日利亞出發，大約要行十幾天就到了有名的英領南非洲的好望角；由好望角再折向東北行，又到了英領東非洲，在東非洲的海岸望去，還看見海中許多羣島上，都是手握威權鐵鞭的英國人在指揮黑奴斬棘披荆；船由英領東非洲再向東北行，經過英領索科特拉島折而西航，可到英領索馬利蘭；再西北行可到英領努比亞的蘇亞金；再經英國勢力範圍的紅海與地中海西行仍舊航歸英人在地中海的門戶——直布羅陀；這條航線所經過的地方，就是英帝國主義牢鎖非洲黑奴的一個鐵環！在這個鐵環內，本還有個古文明國的埃及，因埃及現已覺醒了，衝破了這條鐵練。南非洲也於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中認為自治的屬國，自治地的利益不一定與祖國相同，他們有派遣使官駐外國的權，他們派遣代表與駐倫敦為祖國的聯絡，祖國

與別國發生戰爭時，他們得守中立；所以英國人這個中鐵環雖不像前面說的小鐵那樣破碎，却也不及從前那般牢固了。

再讓我們說說英國人的一個最大的鐵環，這個鐵環就是英國人海上的王冕。

除我們上面說過的南中國與非洲外，英國人在世界的主要地還有亞洲的美索不達美亞，波斯阿富汗，印度，緬甸，海峽殖民地，和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紐芬蘭，愛爾蘭等地方，這些地方散佈各處，本來不相連屬，英國人却用一根相長的鐵練，把這些紅橙黃白各色各種的人民串縛起來，供他們的鞭策！

翻開世界地圖來看如果英國的顏色是一種淺紅色時，我們可以檢出一些最要害的地方，都是淺紅色的！由大西洋到地中海的門戶直布羅陀；地中海的中心馬耳他島；控制地中海倚東的塞普勒斯島；地中海和紅海的連絡帶蘇彝士運河；紅海的兩岸；印度洋與紅海的咽喉亞丁及丕林島；底格里河和幼發拉底斯河出口而臨波斯灣的巴索拉；沿印度洋岸的如喀拉曼，孟買，哥倫布，麻打拉斯，加爾

各答仰光等；握歐亞航路的中心的新加坡；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和悉尼；新西蘭的威靈敦和澳克蘭；由澳克蘭東北經過波里尼亞可到加拿大的溫古華；橫穿北太平洋鐵道渡過聖羅連士灣就到了紐芬蘭；由紐芬蘭渡過大西洋仍歸到倫敦，這些地方，都是英國人的或是重要商埠，或是軍事設計地。英國人有了這個大鐵環，於是成功了英國人的海上王，於是英國人的國旗有了不夜的徽號。

但是英國人鑄就了這個鐵環已經上百年了，這個鐵環在世界的兇湧的怒潮中，經過了百年的風雲雨路，有沒有起銹呢？且待我來做個考查的鐵工吧。

直布羅陀固然是地中海半片最牢的門戶，由大西洋到地中海必經之路，英國人在此側睜怪眼，虎視一切；但是直布羅陀不過是半片門戶；還有半片呢？還有半片是直布羅陀對面的丹麥爾。可惜丹麥爾是關了一輩子的國際交涉，還是法，西，意三國所有。英法近雖有海軍協定的聲調，然而這種協定正是他們的利害衝突；意大利和英國更是無甚歷史關係，近且因英法的海軍協定有與蘇俄勾結抵抗之勢；僅西班牙雖唯英人之命是聽，然而在英法勢力之下

，對於幫助英國怕也是無能為力；所以地中海的門戶，英國終只有半片的直布羅陀。英國在地中海雖有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兩島作控制海權的根據地，但是地中海的爭霸者還有法意兩個勁敵，他們在地中海的南北兩岸都有很長的海岸線，英國怎樣也趕他們不上，還有地中海形勢最好的要算君士坦丁堡，這城是歐亞洲的中樞，是黑海和地中海的輪紐。黑海是蘇俄艦隊根據地，俄土又是聯盟，而共以英國為大敵的；這樣看來，英國在地中海的勢力可以保證得住嗎？

英國本有從好望角的開普敦(Cape Town)築條鐵路沿東非洲一帶，經過埃及的開伊羅(Cairo)聯絡亞洲的屬地——直至印度的加爾各答(Calcutta)——所謂三C政策藉為抵制法國的三B政策的，不料三C政策未成，大戰就爆發了；所以亞洲的波斯和阿富汗也在「民族自決」的怒潮中奮興起來了。僅剩着美索不達美亞孤單地處在土俄波法的中間。

印度洋岸的各要地，當然要以印度的穩固為穩固，印度近年來的民族革命運動，是日益加激的，印度革命成功

、僅是個遲早關係。尤其是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最是印度革命的興奮劑；所以印度洋岸的重要處所，似乎也是危殆之至。

至於說到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暨其餘太平洋中的島嶼等，却是個太平洋的大問題。自歐戰後，世界的一切問題就從大西洋搬到太平洋來了，而太平洋的勢力，因地理關係，以美日兩國為佔優勢。因美國有控制太平洋的中心羣島夏威夷，有監視亞澳兩洲的斐律賓羣島；日本則自庫頁半島起，以及北海道本州，九國，琉球羣島及台灣等屏障亞洲的一線島嶼及赤道以北舊德屬的一些羣島。又自華盛頓會議以後，美國的海軍一躍而與海上王相等；這樣一來，英國在太平洋的勢力的確要被擠下來了；所以英國人不得不有苟延殘喘的計畫，就是新加坡不得不建築軍港，日本為抵制計，也不得不有東京的築港計畫；美國也不得不成立太平洋艦隊；這些都是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衝

突的表示，也就是英國的大鐵錘的起錘的明證。

又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紐芬蘭也都成了自治地，正如南非洲一樣的不受祖國指揮，如最近英國的移民政策，且大遭澳大利亞加拿大的反對，澳大利亞聲言：「澳大利亞收容失業者之經濟能力，有一定限度。」加拿大聲言：「加拿大亦有人滿之患。」

統此看來，英國人用以鎮牢世界弱小民族的大鐵錘，有些地方已被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衝斷了；有些地方已被世界的狂潮浸蝕鏽壞了；如是英國人的王冕也就戴不牢了！

英國人這三個鐵錘都節節剝落，而又加以國內的無產階級時起鬥爭，如一九二六年的幾百萬鐵工罷工的事實，這些都是英帝國主義的末運，現在各帝國主義都在太平洋上大起狂瀾，且看第二次大戰結果牠們的終身而尤其是英帝國主義變長莫及，崩潰得迅速！

英法海軍協定以後

方度

英法海軍協定，究竟在本年那天成立的？協定內容究竟怎樣？，因為雙方謹守秘密的原故，至今還沒有人詳細

知道，不過從七八月以來，已惹起全世界各國的注目，各國的報紙上，都有不少的評論，大都是不贊成的多，美國

的報紙，因為英美利害衝突關係的緣故，抨擊尤不遺力，這都是我們留心國際消息的人，在報紙上見過多次的。現在我們應該研究英法為甚麼在美國國務卿克洛格邀請各國參加明戰條約的當兒，要秘密的成立這個協定呢？又近數年來，英國在歐洲的政治手腕，總是去幫助德國來牽制法國，為甚麼又忽然變更這種策略呢？分析起來說，大概有下列事勢的逼迫，值得我們注意：

(一)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權國，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她因為擁有宏大的海軍，纔能把她的政治經濟勢力，維持雄厚。向來英國的外交，是以保持其或增加其海軍勢力為中心要素，但歐戰以後，英國經濟，發生最大的動搖，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時美國的海軍勢力，大加膨脹，乘勝長驅，勢不可遏，至美國經濟勢力之膨脹，更有甚於海軍者，現儼然成了歐洲各國的大債主，歐洲各國，方仰其鼻息之暇。年來美國因為錢多的緣故，一方面提出世界明戰公約哄騙世界，假假意思，邀請全世界各國參加明戰，一方面重提出去年已經國會否決之七十一艦增造案，總積極擴充海軍勢力，這種政策的政策，是再厲害

沒有的，英國現在處此種情勢之下，實在沒有辦法，以維持其海上獨霸的勢力，政治經濟勢力，將來更形險惡，故英國唯一的出路，只有對美讓步，轉而與法國秘密的勾結，成立海軍協定，以維持其原有海軍勢力。

(二)久引人注意之日內瓦國際聯盟裁軍會議，結果發現了英國的陰謀，使會議完全陷於破裂，因為法意兩國主張裁軍，應採噸數限制主義，英獨主張採艦種限制主義，英國想藉此去壓迫法意兩小海軍國，末了引起法意兩國，嚴厲的反對，計劃完全失敗，故不得已，只好聯合世界上第二強國——法國，以抵制世界第一等強國——美國，這也是英法協定所以成立的原因。

(三)國際聯盟第三委員會(即軍縮委員會)，久想邀請英法意日美五國令其出席裁軍委員會之代表，到巴黎開一次預備會議，解決彼此爭執之問題，以便提前討論裁軍公約，誰知道在事實上發生困難，美國反對尤力，結果致使軍縮委員會陷於停頓狀態。因為美國堅持依照華會規定，將一切軍縮問題，到一九三一年開一個軍縮會議，再來解決，一方面想趁此時機依照造艦程序，擴充軍備。一方面

拖延時日，可於一九三一年會議，將佔優勢，因此英國覺得美國勢力的發展，可怕已極！今若成立一種協定，互相援助，於兩國防衛上，實有莫大好處。又法國現在最怕德國勢力的發展，非死死的拉攏英國去壓迫她不可，這也是英法成立協定的重要原因。

上述三點，可揣測英法的協定，要求是十分迫切的，至協定的內容，據各報的傳說，只有將六百噸以下之潛水艦，置諸限制範圍之外一項的規定，但英法外交當局，至

今猶不肯將協定公佈出來，其範圍當然是很廣的。

協定的消息傳出來以後，英法因為各國報紙上抨擊的厲害，實在受不了這個打擊，現在各本國，幾窮於應付，由此可想見英法兩國的海軍，如延不公佈出來或完全廢止，將來實伏着一個很大的危機，恐不但歐洲各國，從此發生多糾紛，所謂世界的和平，亦恐於不久的將來，要發生破裂，引起世界的大血戰。

◎ ◎ ◎ ◎





地 壇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藝

關於「意識的藝術」

古 因

文藝上的筆墨官司已經打了好幾年了，雖然從前爭的

是「人生的藝術」或「為藝術的藝術」，現在爭的是「為革命的藝術」，但都肯定了一個大前提，「意識的藝術」(Conscious Art)，即「為〇〇的藝術」。

從革命文藝這一派底見地說來，「意識的藝術」應有兩層意義：一是作者意識地製作，一是作品內容應該是一「社會意識」底表現；前者是關於作者態度的，屬於創作心理方面，後者是關於作品內容的，屬於文藝哲學(Literary Philosophy)方面。

愛倫坡(E. A. Poe)是「意識的藝術」底偉大成功者，然而，如某批評家所說，「……他的著作是像罩在霧裏的一片風景畫，在那遠遠的地平線，我們仍可以看出來方式的宮殿和城闕，太陽在極遠處像黃金的驟雨似地灑下來。……」這當然不能算為革命文藝。所以說「革命文藝」作者必注重第二層意義，即內容必為「社會意識」底表

現這意義。

「意識地製作」這事情是不是可能的呢？

文藝是內生活對於外生活的反映，一般人所說的「文藝於情感而訴於情感的東西」這話還是比較表面的說法。所以，真的作者必在生活中沉沒過和體驗過的人，必定是在生活中沉沒得很深體驗得很深的人，必定是在「生的執着」與「生的解脫」這中間受過或受着大的苦惱的人，必定是在「生之路」與「死之愁」這中間受過或受着大的磨折的人，否則，他自己先就沒有生活，沒有靈魂，今天聽了別人一句恭維話就覺得大地在激突，明天欺騙了一個人就覺得世界已屈伏在我底腳下，這樣的人，即令他「立志」要「創作」些「革命文藝」出來，又怎樣能夠呢？

文藝是內生活對於外生活的反映，文藝創作的心理狀態必然地是一種沒入，一種激動，一種「靈魂表白」時的「

慮其所以」。固然，創作的過程中是有着不少的焦灼，不少的不安，甚至不少的痛苦的，但這些都是由於作者想真實地掘到他靈魂底深處或描出他生命底色調這努力而生的，和本來沒有什麼而「意識地」想製出一些什麼來因而「抓着頭皮想辦法」的滑稽事情絕對不一樣：一是「自我表白」的努力，一是存心作偽的說謊。

也許有人要問，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底搜集材料，觀察事實等，未來派(Futurist)和象徵派(Symbolist)底以「文字」底某種作用來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不都是「意識的藝術」麼？然則，否否。在所謂「手法」上講，或許是如此，但他們中能夠有真的成就的作者必定是真實地生活過的人，他作品中的生命必定是為他底靈魂所分化或染織着。

所以，有一位批評家說，「意識的藝術」也是可以有的，但如果作者先沒有靈魂可供「分析」，則充其量也不過只有按照「小說作法」或「戲劇作法」的法則製造出一些「故事」來而已。我們更可以說，充其量也不過製造出一些「一切打倒，一切取消……」「血啊……」等等的「革命詩」來

而已。

那麼，創作時失去了意識地控制或主宰作用，豈不是有時候會弄出「反革命」的文藝來麼？這，請放心，是不是「革命文藝」的決定並不是完全在這一點上，要說明現在來不及，不得不申明的是，有意識作用不一定創造得出真的革命文藝，反之，不一定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文藝；前者底證明請讀者翻一翻現在一般革命刊物中的「革命文藝」就可以知道，關於後者，且引一節日本跛脚文藝批評者厨川者底話以代說明：

……對於人生，有着極強的愛慕和執著，至於雖然負了重傷，流着血，苦悶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時候，在這時候，人類所發出的詛咒，憤激，讚歎，企慕，歡呼的聲音，不就是文藝麼？在這樣的意義上，文藝就是朝着真善美的理想，追趕向上一路的生命進行曲，也是進軍的喇叭。響亮的宏遠的那聲音，有着貫天地動百世的偉力的所以就在此。

日前讀了為今年文壇上所注目的「動搖」，深深地感到丁真的革命文學出現之不易。無疑地作者是「了解」革命的

人，甚至可以說，是「了解」生活的人，但他底「動搖」依然不是一件從生活底底裏所產出的作品，處處流露着作者底「隨意作用」，要「描寫」那樣，又要「描寫」這樣，這點「材料」放在這裡，這點「材料」放在那裏……，畢竟只是一件「應時」的作品而不是一件「偉大」的作品，換句話說，作為「革命文藝」看，它不過是一部力量不足的東西。

在這裏，爲清眉目起見，我們可以得一個簡單的結論：

文藝即生活，真的文藝應該是真的生活底昇化物；創作時的意識作用是可以有的，但只是一種「技術」作用，與作品的不是，「革命的」這問題毫無關係。

○ ○ ○ ○ ○

其次，「革命文藝」是不是以「社會意識」爲內容？換言之，「文藝」這東西是不是可以表現「社會意識」？（在這裏，我是假定「社會意識」這東西是有的。）

第一，個人意識和社會意識是兩個分離不開的東西。社會意識是個人意識底波動的形態；從來沒有抽象的「個人」，更那裏來與社會意識絕緣的個人意識呢！

第二，一切的「社會意識」都得藉「個人意識」表現出來。由個人意識所形成的社會意識一定要如同外物似地加動力在個人意識上，表形狀在個人意識上。

第三，偉大的個人意識一定是社會意識底代表者。不生活中搏戰是限止個性的活動，不但不能有偉大的個人意識，而且是壓抑個人意識，使個人不得完成，反個人意識，所以一切「花園派」「蝴蝶派」沒有真正的個人意識的。

而文藝家呢？敏感者，靈魂底冒險者。他最先感到社會底不安，因而煩燥或希望，他底作品裏必會吶喊着最新的生命；他是在生活底深處掙扎的人，因而苦痛或叫喊，他底作品裏必會染着深的人間苦。這些，難道還不是「革命文藝」麼？

然而，文藝家決不會「存心」做社會意識底代表者，因爲，雖然他所表現的「是」大家底呼聲，社會意識之基，但在「表現」底過程中只知有他自己，他自己以外的道德，權勢，等外力，都不能給他絲毫的牽制，唯其如此，所以能夠表達真正的社會意識，必要如此才能夠產出其

正的革命文藝。

易學生(H. Ibsen)底玩偶家庭(A Doll's House)是最初而且是最利害地激醒了全世界婦女意識的出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相傳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成名後的易卜生有一次赴一個大的婦女團體底歡迎會，主席在致詞中盡了推崇的能事，說要易先生怎樣「爲」我們婦女爭光明，怎樣「爲」我們婦女反抗黑暗，許多諸如此類的話。易先生底答詞中的最初幾句話就使大家吃一大驚，意思是說，適才主席所說的話鄙人實在不敢當，我寫那篇劇本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這些事，祇是在作詩而已！……

這是值得我們革命文藝家深深思考的事。

一七，十，一九，晨。

附記——

迴光

深望黑夜之來，遮蓋了一切

恥辱，明媚，飢餓與多情；

地獄之門亦長閉着如古利。

發表了「略評近年的文藝論爭」底引言以後，很

有幾位朋友用吃驚的眼光看我，有的以爲我不應該用「學者」底態度說話實在是「書呆子」，「落伍」，有的則深怕我反對「革命文藝」。同他們搗亂，其實，我何嘗存心反對革命文藝呢？革命文藝是有的，我承認。「學者」，不敢當，一向愛誠實，遇事喜歡看看實在。討厭假，這都是真的。討論革命文藝問題，也不過這意思。——我以為「事實」和「真實」是不會而且不應該衝突的。

然而，現在把關於意識的藝術「這一節」勉強寫成了以後，其餘的不再寫了。一是問題太「浩瀚」，討論起來太吃力。一是分期登起來，零零落落地，未免使讀者不快。好在現在這一節是可以獨立成一篇小文的。雖然還是太簡略。

作者

藍天

任狐兔往來，完成了他們之盛會。

○ ○ ○ ○ ○

我願長睡在駱駝之背，

遠遊西西利之火山與地上之沙漠；
無計較之陽光，將徐行在天際，
我死了多年的心亦必再生而溫暖。

○ ○ ○ ○ ○

欲出此莽怯之場所與煩悶之行程，
當效猶太人之四向奔競麼？

——飾裝裝不能禦南俄之冷氣，

與深夜喇叭之戰慄。

——李淑良——

○ ○ ○ ○ ○

這事發生於一八九一年將要過完的數天之中的某一天的晚上，莫巴三從馬丹綺——家裏晚餐了回來，不過微醉，但出乎常例，居然一倒在沙發上爲時不久就很容易地睡着了。做了一個夢。待到醒來，倘和往時一樣，那十回有九回是要出驚地大呼起來的。這每次的原因可不一律。譬如想着夢中種種可怕的情景，猶有餘恐，因而叫喚的事，有過的。因爲把夢當作了實有，實有當作了夢，分辨不清，覺得出奇，頗想實驗一下，猶如誰拾着

了一口鐘之類，想知道他到底是銅的或者是瓦的便要去試

着敲一下一樣——就叫喚了起來。試試可真有人來應麼，像這樣的時候，也有的。種種不能一律。只有這次，可以說也是出乎常例，沒有叫喚，因爲這夢底本身在莫氏也正是出乎常例。他夢見自己愛了。愛上馬丹綺了。

不不，我們不應該這樣說的，因爲他自首先就不承認是這樣。馬丹綺——是什麼呢。對於這問題，莫氏還是根據了他底頭胖氣，搖搖頭而已的吧。這不是表示看不起——如別人議論他的時候所說，驕傲——也就是說，還沒有弄清白。只好當他是這樣的吧。

但總而言之，這次他却是一醒來就很清醒，走到寫字台邊坐下，而且旋出筆來——他微笑了。近數年來，誰曾從他底臉上看過這樣的微笑呢？這已是夜深時分。微藍的燈光漾在他那憔悴的，然而顯雅有緻的面龐上，使得那微笑更洋溢出正在感受着或種幸福底撫摸的漣漪。沒有命令就從不敢進房來打擾的那個侍候——當然也不敢睡。因爲主人醉了——這時只好在外面逡巡。又從鎖孔裡向裏面窺探。莫氏一發覺這，平常是得大大地發怒一

次。他底聽覺對於這特別靈敏，無論那僕人是怎樣地提心吊膽，幹得怎樣地輕手細腳，莫氏怕人家窺探他就如同小偷怕人喊破他正在行竊一樣。

「Chloroforme麼？」

「不要。這很好。」噴一口煙。

「是。」站着不敢動。

「不是很晚了麼？你睡去好了。」

這真是一萬分之一也沒料到的，被發覺了喚了進去，所發生的却是這樣的事：在那僕人。

悠適地抽着因爲有 ether, Chloroforme 這等等，早就不常用了的雪茄，莫氏這時候開始寫。是這樣的東西，不過受者是誰却即便是在他自己也不很知道。總之，寫出了這樣的東西，還在莫氏真也不得不說是出乎常例了。據有些人說，這次的事對於他數日之後的試行自殺，是有着很大的關係的。因爲去實行自殺也得有一種力量底鼓勵，這次的事就正報告了他底這種力量的獲得云。這話不知確否。不過大家總還記得，他那次自殺的事可不正是這事的數日之後的一八九二年元旦那一日裏發生的

麼？

他這時寫道——

○ ○ ○ ○ ○

我稱你什麼呢？我還沒有想出一個適當的字眼來。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我叫你馬丹綺——，啊，倘若，那就大錯了。

馬丹綺——當我獨自出席到外面來看冷月，就找了來，這是真的。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怎麼會猜到有一個美麗的婦人站在我後面呢，不聲不響地？這幽靈，這無言的雕刻。但是我一回頭就看見她那雙眼睛在月下亮晶晶地發光，而且很深。我於是走開了。這事後來爲大家知道了，我想我當然又照例要被咀咒了吧，說我驕傲。上帝，我真個驕傲嗎？有誰知道我最初聽見這個評語是怎樣地覺得全然出乎意外而且出驚呢？或者這回馬丹綺——不會使這事爲大家知道也說不定。不過這有什麼兩樣呢？我於是表示我已經很老練，並不戰栗，猶如退兵，然不願交鋒，但陣容却還是很整肅不可犯，依然徐步地回到席上來了。大家都笑呵呵地歡迎我重復入席。你知

這我向來也是會笑的。我這時候便加入了別一種戰陣了。
• 我勝了呢？敗了呢？但我終於要走。這時候爲
主人的馬丹綺——又來送我。我走了。關於她，我什
麼都忘却了。這難道有什麼可怪嗎？

我爲什麼要叫你是馬丹綺——呢？否則，那麼過去
的例儘多着。不是還可以叫你馬丹喀——，馬丹潔——，
以至於馬丹X嗎？不過你底面影很像馬丹綺——就是
。但總難道僅僅因爲這一點我就可以認爲你就是他嗎？

倘若是她，她憑了什麼能使我這樣地幸福呢？

就是將才的事——啊啊，這情形我是說不出來的。你
看我一下筆寫出了幸福兩個字，就覺得很很愧慚，因爲我
從來沒有將這兩個字好好地正面地用過。其實當每次不
得已非用着這個字眼不可時，我就覺得窘。譬如要造一
所花園，立定了主意，畫出了圖樣以後，不是還要着手琢
山嗎，砌池嗎，栽花嗎？但當我在不得已時寫出了幸福
這兩個字以後，我底山呢，池呢，花呢？沒有。我筆
下這時候感覺着枯窘得要命。我這時候真覺得自己底生
命是殘廢的。我只有蹲在路旁，看着別人飛跑了，雖然

我也知道但們每個底跑相也並不見得好。譬如屠介涅夫
，有一次就同我談到他底一本名叫春潮的東西。那主人
翁沙寧起初是很會跑的，甚至跑相還可以說是很不壞。但
到後來就厥了，一蹶不可復振了。屠說，那上半部非我
所能寫出，但下半部却很壞，假如由我來接着寫，合攏來
，那所成就的一定要好得多。我對於這話，雖然覺得是
一種侮辱，但另一方面可不能不以爲這是說得很中肯的了
。那下半部真是寫得很壞。那時候只看見那新得女主
人翁瑪麗亞在活動。至於沙寧呢，死了。其實這是怎
樣好的一個局面呢。這時候其實是可以大大地來寫一寫
沙寧底那種心的交鬥的狀態呵。我往常寫東西每逢寫到
這樣的地方總是精神倍加的。我看俄國的那個朵思陀以夫
斯基也是這個樣，便是一方面高踞在座上做着靈魂的審判
者，一方面又伏在階下做着被審判的犯人。這很富快感，
我寫東西以寫到這之類的境界爲最有興味。然而屠——
却寫得是那樣膚滑。好像他自己其時也真在遭着沙寧底
那種厄運似地。一點也不敢立在沙寧底地位比較深酷地向
裡面去看一看。所以失敗了，但是上半部呢？我對

於那上半部能說些什麼呢？這裏面所寫的不全是一些連我做夢也不會夢過的事情嗎？那樣天真，那麼忘形，那樣蓬蓬勃勃說語——在那時候將全世界都縮小了注到這都書裏面來了，也未嘗不可。我筆下從沒有過這樣渾厚的東西。我曾經寫過一些怎樣的愛情故事呢？我寫的愛情故事都是由我有意地去做出來的。我心下至多也只能有着一個要將這將那寫得美麗或幸福的意念，但是事象却幾乎是一點也孕化不出來——不，不是孕化不出來，是感現不出來，你想我還不只有那樣支離滅裂地去造作嗎？最好也不過是能達到人工上的完整而已。所以我不能寫出我將才的故事了。我也不願讓自己生生地去糟蹋這個故事了。但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卻不會是別的什麼人，只是你，這一層却是不得不特別注明的。你在我記憶裏是前此從不曾有過的。你在我記憶裏是前此從不曾有過的人，這難道還不是的的確確的嗎？你難道對這還不能首肯嗎？

從我初期的一生算起，一直到前年印出的人心為止，總之在我那所有的包含有所謂愛情故事的東西裏面，就從

不會有過一個較大的片段的，渾成的愛的陶醉的抒寫，愛的汎濫的波漾。這表示我底一生是怎樣地可憐啊。屠——說我不能寫出像他那春潮上半部樣的東西，這話使我聽了難受，生氣，然而畢竟是千真萬確的。總之我現在也不要去想寫將才所有過的關於你的這個故事了。我且讓輪盤在我底心中好了，我且默默地來享受輪好了。

你不知道，有了大喜悅的人，那即使將那喜悅寫了出來或說給別人聽了之後心下雖仍能很是喜悅但是只有着小小的喜悅的人呢，那可不然啊。你不知道倘若但也將那小小的一點喜悅寫了或是說了出來，但心下立刻就要說着一種怎樣可怕的空虛底襲擊啊。那真同透了氣的薄味的酒一樣，加上一透原是薄味的酒，加上一透氣，所以就什麼都完了。我將才有過的喜悅是我生平空前的大喜悅。但是我無須去寫牠，一則也因為我對於寫這樣的事的本領原就不高明，這是一定的，再則——爲什你要寫呢？留着同我深深地一起埋葬起來豈不是更好嗎？我只說一點大綱。我將才睡着的時候，會見了你。我們是用靈魂相愛着的。這就是。

我怎樣認識了馬丹綺——，認識了多久，她底身世怎樣，她對我怎樣，這一些都是不相干的。她是很年青而且美麗，但這也是不相干的。這都是不相干的，不相干的，十分不相干的。你一定明白我底意思的吧，這一切都是十分不相干的呀。

○ ○ ○ ○ ○

哦，可惡，近年來不是很有些人紛紛地在談論着，說我這個人已經瘋了，或者已近乎瘋了嗎？不知怎樣他們就知道我近來有了容易動怒的脾氣。他們於是多方防備着，怕我動怒。他們對我於是都好像變成了「明哲保身主義」者或是「君子不與牛鬥力」主義者，一見我就顯明格外地和謁起來，謙恭起來。他們每個臉上都明白地畫着：「莫巴三是一個失心瘋子，頂受得脾氣的，我們無事可千萬別去惹他呀。」可不是嗎？舉一個例。譬如將才我在馬丹綺——家裏的時候，大家正在饕餮地大嚼，我却一個人跑到外面去看月亮。倘在往時，他們是一定得藉此來取笑我的，說我又去排列材料去啦，說我又要將他們一個個都捉到我低作品裏面去啦。還更加以驚嘆，說：這偉

大的小說家。一定得這樣說的。但是如今呢，一點也不了。而且當我默默地又回到席上來時他們不是還一律都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舉杯來向我表示歡迎嗎？這些可恨的豬啊，我當時雖然也是笑着同他們應酬，但是我心裏却恨不得一下子就將他們一個個的都殺掉。你看不是這樣還能洗滌掉我所受的侮辱嗎？

他們說我瘋了，根據之一是我近年來頗同人家打了幾場官司的這一點。

他們說，「看啦，莫巴三同他底書店老板因了一點小事在開始打官司啦。」他們在書店老板上面用着他底這樣的字眼，我知道，是含有深的諷刺的用意的。但是大家都說我同亞佛其人知己，這話可靠嗎？我自分不能夠有這樣幸福。我自分沒福氣去引這樣的人為知己。實際上因為他給我印書，他底營業也比較發達，給我的版稅也特別從豐。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十年來我就一直同他敷衍着，如是而已。但是，難道這就是知己嗎？你看這些信口瞎說的緒啊。

以外我還同別的好些人涉過訟，這幾年之內。不必

「一」去提它。但這些消息都能使旁人聽了高興，覺得有趣。總之這班豬樣的東西就認爲我瘋了，就爭於佢們有着什麼了不得的好處一樣，這就是。

佢們還要在爲什麼瘋了的一個問題上尋求，探討，着紛紛地發着議論。這些豬。

佢們有的就根據科學，說瘋狂可不是起于心測嗎，心理是受着生理底影響的，所以我底瘋狂是由於身體不好。佢們還又在這個結論的底下，從事於更細密的討論。於是說，身體所以不好者，一是因爲往年太愛旅行，餐風宿露，且太多過量的勞動，二是太多思慮，三是平日太受用 haschich ether chloroform 等等的興奮神經的藥品。這確實嗎？但這派底議論還算是比較渾厚。

有的則說我一生脾氣古怪，到現在也已經是窮極無聊得可以了，所以不瘋是不行的，不瘋是生活不下去的。這一派底本心，似乎還有意說我瘋固然是瘋了，但可不能說是真瘋。你看，這是什麼意思呢？所以在佢們看來，

我底常常同人爭打官司，也不過是表示窮極無聊，所以常常要從什麼地方去找點發洩，言外就是說我這完全是一種有意的撒謊而已，你懂得撒謊這兩個字底意思嗎？這就是說我無賴呀。

還有第三派底議論，佢們說我瘋狂的緣故是因爲想女人想得失神了。佢們於是第一步從反面求證，說自古以來有老婆的瘋子可多嗎？於是從哲學史上，文學史上，找出許多單身漢的瘋子來，做正面的例。其中有着我所敬愛的人，爲避免毀壞，我在這裏一個也不寫出他們底名字。佢們說，這些人表面上都是表示厭惡女性的、同莫巴三一樣，但實際上却想得很厲害，所以到末了無法就終於瘋了。啊啊，你不知道還有更可惡的議論哩。便是佢們一得知我認識了馬丹綺——就立刻散佈流言，說「莫巴三結婚了，這位太太，這下可好啦，我包他底瘋病不久就會不醫自愈啦。」你看這說的是什麼呢？

這樣的議論能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未完)

這夢境我願永遠底沉眠

魏希文

爲着追求縹渺的憧憬不知沉眠了多少的芳年？
爲着狂奔幽遠的前程不知枯槁了幾許的容顏？
而今已是夢醒，我才了地在這漫漫的荒原，
這夢境我願永遠的沉眠但死灰是再不可復燃！

○ ○ ○

是誰在我的征途上埋伏了溝壕使我跌入深淵？
是誰在我的薔薇中暗藏了荆棘使我滿身創痕？
到如今已是日暮黃昏，你更不必深深的哀怨，
這夢境我願永遠的沉眠但死灰是再不可復燃！

○ ○ ○

會否憶起是個爛漫的春天攜手在城外的田園！
會否憶起是個雨後的夏晚暢談在碧波的湖邊？
讓惡魔侵襲我的靈魂這往事是慰藉我的泉源，
這夢境我願永遠的沉眠但死灰是再不可復燃！

○ ○ ○

會否憶起是個皎月的秋夜散步在遼長的堤前？
會否憶起是個飛雪的冬晨擁抱在火爐的一傍？
讓孤影徘徊在曠野裏這往事是慰藉我的泉源，
這夢境我願永遠的沉眠但死灰是再不可復燃！

一七·十八於南昌。



編者的報告

這期的稿子付印了之後，我們覺得有些事，須向關心於策進的親愛的讀者作一個簡約的報告：

(一)本刊以後的分欄，大概都照這期的樣子——在「社評」欄內，專事討論國內的以及本省的各种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我們對每個問題，必定是很誠懇地而且直切地提出我們的批評和主張；在「論著」欄內，專事研究本黨主義，革命理論，以及國際重要政治經濟問題之分析和各種特殊事件之介紹與批判，我們對於每篇論作的要求，必定是從穩固的「科學化」「革命化」的立足點上去估定；在「藝壇」欄內，專事革命文藝真理之探尋，與革命文藝創作之展開。

(二)此外，我們準備從下期起，增設「青年問題討論欄」(或青年通訊欄)，專從事於這不幸的現代青年——尤其是消沉不堪的江西學生各種切身問題(如學業問題，職業問題，戀愛問題，家庭問題，智識問題工作問題……一直到革命問題)之討論，我們希望有問題的青年，多投些稿給我們多寫信給我們，我們決定在本刊上用力的予以充份之商榷；不過我們更希望「投稿」「寫信」給我們的青年同志應該特別注意的是要誠實，誠實，第三個誠實，因為我們感覺得：目前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是陷在那不上進的可恥的「虛偽」「動搖」的阱坑了！如果不能首先從這「虛偽」「動搖」的阱坑裏抓起來，終歸是得不着出路的。

(三)我們很抱歉的聲明一件事：上期本刊所登載白水君的「散佚了的詩心」那篇小說，本來是不發表的但因飛行者赴滬的行程匆迫的緣故，把牠錯誤的付印了。未完的下段恕不能續登，希讀者原諒！

(四)余樂山同志的「何處是革命青年之路？」，周樂山同志的「教授小品的嘗試」和「教育上之諸問題」，均已收到，特達(韻)